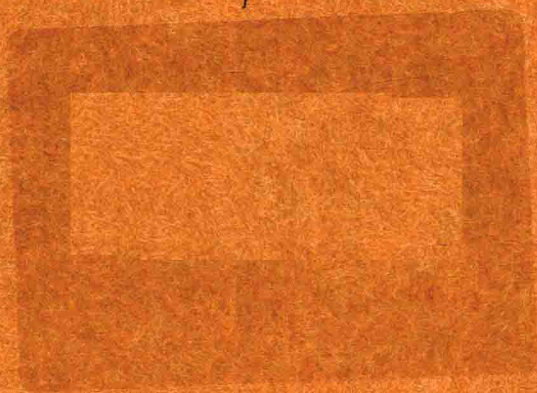


少年翊卫



少年翊卫

〔卷四〕

火炼神的欢腾



徐幼军
著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少年翊卫. 卷四. 火炼神的欢腾 / 徐幼军著. — 北京 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18.8
ISBN 978-7-5302-1802-0

I . ①少… II . ①徐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37284 号

少年翊卫 卷四 火炼神的欢腾
SHAONIAN YIWEI JUANSI HUOLIANSHEN DE HUANTENG
徐幼军 著

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
邮 编 100120
网 址 www.bph.com.cn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话 (010) 68423599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
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7.5
字 数 150 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302-1802-0
定 价 144.00 元 (全四册)
质量监督电话 010-58572393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这一年的秋天，北京特别热，树上的蝉歇斯底里地喧叫不止。

天热不是因为太阳毒，北京人早已经没有了抬头看太阳的习惯，要知道时间，看看手机就行，要知道是不是迟到，看看宋老师的脸色即可，谁还费劲抬头扬脖眯起眼睛看太阳。太阳对北京人也不甚友好，嫌北京人不抬头看它。这北京人也没个礼数，这太阳也没个风度，互相挑理，谁也不肯爱惜对方，就这么较劲。

天热全是因为火炼神，他失去了水泱神的覆盖，越发欢腾起来。

火炼神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从幽深大通道进入北京城地脉，会见仗山神和地境神，他对两位神灵说：“不管是不是六百年一局，我都要到地面上溜达溜达，我困居地下太久了。”

仗山神心中不服火炼神，寡言冷脸，他说：“这一局胜负未定，你不能太为所欲为。”

火炼神不把仗山神放眼里，说：“你这么说，我会让你输得更惨。”

地境神连忙从中调停说软话，火炼神不买账，仗山神也瞧不起，地境神里外不是人，但是地境神还是放低身段，想方设法让火炼神别发火，他心里清楚，把火炼神惹急了，北京城就保不住了。

地境神尽地主之谊，请火炼神到黄地宫歇息，上街逛逛的事即使勉为其难，他也设法安排，火炼神立刻把仗山神晾在一边，仗山神气得脑门子上的岩石嘎吱吱裂大口子。

火炼神身披红甲，赤发红颜，通体光芒万丈，来到黄地宫，整个地宫明亮如昼，气温陡然升高，大厅穹顶和厅柱上的墙皮被烤得哧哧裂大缝子，稀里哗啦往下掉，地境神很尴尬，不好埋怨火炼神说来就来，也不好埋怨手下维修不善，赶紧让手下临时支架子，拉绳索，搭建帆棚，一通忙乱，倒显得地境神很是热情。

火炼神来到众神面前，霸气十足，仗山神的青面被照得焕发金属光芒，锃亮锃亮的，身上的金属矿脉被火炼神灼烤得来回窜动。水诀神紫水汪汪，虽然精气神儿不足，还是瞎着眼挥着手招呼火炼神，说：“我们是老相识啊。”火炼神敷衍说：“您辛苦。”他不屑于与手下败将多说什么，也不忍心看遍体鳞伤的水诀神。桀木神的身体被照得更加乌黑，面皮发皱，滋滋冒油，一副油汤四溢流、汁水滴答滴的狼狈样子，像个出苦力的长工，他又想和火炼神凑近乎拉关系，又怕凑太近被火炼神烤着了冒烟。疯沙神没在现场，他要是

见了火炼神，恨不得把他的两个眼珠子也挖出来。

火炼神对诸神说：“你们都在地面上，把我一个火炼神孤零零地安排在地下，我憋得慌，闷得慌，我也要上来透透气，见见青天白日头。”

仗山神压低声音说：“各守其位，各司其职。”

火炼神不抬眼瞧他，也不瞧任何一位神，冲着大厅的空气说：“我是胜利者，我不受任何约束。”

谁都不说话了。

地境神在众神面前显得底气足些，他毕恭毕敬地劝火炼神说：“我们这些神除了疯沙神撒野，桀木神复仇，谁都没有逛过北京城，人和神是两个不同的世界，你最好不要上街闲逛。”

火炼神以一副不怒自威的口吻说：“我不是来和你们商量的，我说怎么办你们就怎么办。”

仗山神不服，低声和火炼神顶嘴：“凭什么？”

火炼神也不发火，依然平静地说：“水泱神撤退啦，我赢啦。”

谁都不承认火炼神的胜利，但是谁都不敢张嘴说，所有的神都怕火炼神，连一贯强硬的仗山神也不敢顶撞火炼神，只能冷嘲热讽地对火炼神说：“您这么大牌的神灵，也不知道矜持些，像个败家娘们儿，喜欢逛大街，真是给神灵丢脸。”他越说声越小，最后一句几乎没让火炼神听到。火炼神主意已定，才不听他叨叨。

火炼神暂住在地境神的黄地宫里，全北京城地面立刻变

得滚烫滚烫的，北京人都像是坐在了烙饼的热饼铛上，又像是卧在农村老乡家的热火炕上，连蒸带烤，滋味难挨，什刹海、玉渊潭、团结湖、昆明湖里的水都被蒸干了。

地境神转手把陪火炼神逛大街的差事交给少年翊卫凌青，他不敢过于亲近火炼神，再说，作为一个失败者，陪着一个狂妄的胜利者在自己的城池里闲逛，这也太丢人了。

凌青赶往黄地宫接受任务，他心里扑通扑通打鼓，一开口就问地境神：“你们所有的神灵和斑兽都惧怕火炼神，我陪着他逛街，还不给烤成黑炭了吗？”

地境神刻意安慰凌青：“你放心，火炼神说要逛街，就不是来放火烧城的。”

凌青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，在地境神的引领下拜见火炼神，前一阵被仗山神教训，凌青吃了不少苦头，受了不少惊吓，现在要见一位连诸神都惧怕七八分的火炼神，凌青无法想象火炼神凶狠到什么地步。

好在火炼神对凌青既不凶狠也不粗暴，火炼神与人族无冤无仇，犯不着跟人族的孩子耍威风，凌青心里略略踏实些。火炼神为了走上地面，特意要捋飧捋飧，他梳理了一下像火苗子一样的头发，问凌青：“你给我说说：地面上流行什么发型？”

凌青此时不怯场了，张嘴就说：“板寸。”他也不管火炼神听得懂听不懂这些北京词汇。

火炼神说：“那就入乡随俗吧，你给我也整一个。”奇怪，火炼神说话怎么还带东北味儿，估计是海拉尔那边火山

口众多，火炼神听过当地方言。

凌青为难，说：“我不会理发，我们钟楼中学教务长倒是天天早晨拿学生的脑袋练手艺呢。”

火炼神说：“把他叫来。”

教务长听说要给火炼神理发，吓得自己的头发先支棱起来了，像朵盛开的菜花，他不敢不去，一手提着簸箕，一手拿着剪刀，见着火炼神就周身发抖，火炼神叫他理发，他推托不会，火炼神不听他解释，就给他两个字：“快着。”

他不敢再推辞，哆哆嗦嗦给火炼神剪头发，火炼神闭着眼睛躲着头发楂子，问教务长：“你是不是想当校长啊？”教务长内心最旮旯的心事被火炼神看穿了，连忙否认，手里的剪刀抖得更厉害了，结果把火炼神的头发理得七高八低，凹凸不平，凌青站在一旁想笑，又不便因这些琐事惹怒火炼神，也无心招惹教务长，就装看不见。

火炼神睁眼照镜子，问：“这是最新流行的发型吗？”吓得教务长不敢说不是，又不敢说是。

凌青还没事找事地多了句嘴，建议火炼神把红头发染成黑色，火炼神不干，说：“黑色对于火炼神来说是死亡的颜色，我不喜欢，你干脆去发动北京城的孩子全把头发染成我这样的火红色，不就行了？”

教务长嘴皮子发紧，说：“这，这，恐怕有难度。”火炼神也不争，就算了。

凌青心里纳闷：北京城里的事情火炼神为什么了如指掌，难道火炼神在北京城有自己的翊卫？

凌青给火炼神准备一套服装，有背心，有衬衫，有领带，有内裤，有长裤，有皮带，还有皮鞋和纯棉袜，火炼神穿上没一会儿就受不了这拘束，又噤里咔嚓全都脱去，随手从旁取件宽宽大大的袍子套在身上，大步走出已经被烤得滚烫的铁门。

火炼神把鼓楼东大街和南锣鼓巷照得通红通红的，像旭日东升，像霞光万丈，像年青人热恋，像老酒鬼多喝了半瓶，像红烧肉，像红番茄。

凌青低估了陪着火炼神逛街的难度。火炼神把自己打扮成一副人模人样，尽管他自觉地降低温度，身后还是热气蒸腾，火焰色的袍子虽然耀眼，在北京街头也不算过于另类，但是火炼神不按照人的走法走路，一阵往前，一阵往后，忽一会儿左，忽一会儿右，上蹿下跳，飘忽不定，全凭风向和自己的乐趣。凌青缩手缩脚地说：“我不是给您提意见，真应该让我们体育老师给您先上上体育课，这要是按照宋老师的说法就是，站没个站相，坐没个坐相，走没个走相。”

火炼神说：“看来，现上轿现扎耳朵眼儿已经来不及了。”凌青不明白火炼神跟谁学的满嘴北京话，暗暗吃惊。

凌青见这阵势一个人真是招架不住，不得不在微信群里招呼伙伴们赶快来帮忙，大家都怕火炼神，不知道怎么帮忙才好。

郎本问：“火炼神是不是要把我们全都变成北京烤鸭？”他的遐想超不出美食范畴。

陆珂问：“是不是需要调用消防车？”

凌青没工夫解释这些，急着说：“赶紧来，每人提一个水桶，不定时地给火炼神泼水降温，防止火炼神靠行人或车辆太近，把人家无缘无故地点着喽。”

鲍迪一听见火炼神三个字，就手脚冰凉，脸色煞白，在手机里支支吾吾，不想来，姨妈在一旁劝他：“人这一辈子难得有机会见到火炼神。”鲍迪最后还是咬着牙来了，有些个坎，练一练兴许能迈过去。

四蔓听黎雪说要陪着火炼神逛大街，觉得有趣，非要跟着黎雪一起来，被盈岳老师锁在家里不让出门，盈岳老师对四蔓吼道：“你不要命啦。”

几个翊卫立刻到位，个个长衣长裤，脑袋也小心包裹着，女生特意把脸上脖子上手上涂上厚厚一层防晒霜，鲍迪顶着美国西部牛仔的宽檐高顶帽，贺嘉围着头巾像是福建惠安渔民，黎雪把舞蹈队的长绸缠绕在头上，她见凌青光着脑壳，就索性把长绸一扯两截儿，分一半给凌青，凌青还要问，这好端端的长绸子怎么能随便撕扯，黎雪堵他的嘴说：

“用完缝起来就是了。”英瑛头包得像是沙漠公主，郎本包个羊肚手巾，像个西北农民，陆珂最怪异，偏要包个英妈妈的花巾，郎白把抵抗桀木神时的头盔又扣在了头上。

他们也不敢靠火炼神太近，都躲在火炼神身后老远的地方，力气小的提一个水桶，陆珂力气大就提两个水桶，郎本不知道从哪里找个扁担，担两桶水，这一行人颇为壮观，凌青打头开路，火炼神居中，后边跟着七个翊卫一长溜，鲍迪不敢跟太紧，但也不肯落下，贺嘉一兴奋，也顾不上他。

凌青一行人前后看护着，留神着，防备着，凌青一边走一边跟火炼神念叨：“您降降温，您降降温。”火炼神逛了几条街，马路牙子上还是有好几棵槐树被火炼神烤糊了，商店的好几块大玻璃被火炼神烤化了，好端端一筐笋又白又胖的大馒头，被火炼神靠近看一眼，全成了黑炭。火炼神对谁感兴趣，好奇地贴得近些，谁就要倒霉，不是眉毛头发燎焦了，就是衣服上被烧出几个大窟窿。

火炼神逛鼓楼东大街，逛南锣鼓巷，街上的人愚眉肉眼，浑然不知火炼神就在近旁，只是觉得干热干热的，喘不过气来，大家对凌青、鲍迪一队人怪异的装扮、怪异的神情和怪异的泼水动作也不吃惊，北京人心大肚宽，什么都看得惯，人人手持一把扇子，蒲扇、纸扇、羽毛扇、团扇、折扇，五花八门，拼命地扇，还是热。所有的室内空调都将温度调到最低，将风力调到最大，房檐下的电表转得飞快，好几根电线承受不住超负荷的运行，都开始噼噼啦啦蹦火星子了。

火炼神看见冰激凌花花绿绿的，想尝尝滋味儿，叫凌青掏钱给他买，凌青说您降降温才能尝到冰激凌的味道，火炼神嘴馋，也就听话照办，凌青掏出手机打开支付宝付钱，给火炼神买了各种颜色各种口味儿的冰激凌，还没递到火炼神手里，已然全化成了水，火炼神连喝带舔，吃相有些狼狈，还把火红的袍子沾上些黄的蓝的紫的绿的汤儿，卖冰激凌的小姑娘刚从外地进北京没一年，就看不起火炼神的吃相，拿

他当乡下人，刚要抬头讥讽火炼神几句，火炼神一开口，一股带着冰激凌味儿的热气，就把小姑娘的眉毛燎没了，一旁的小哥看着小姑娘的模样，笑了，说：“咦，怎么转眼之间变得像蒙娜丽莎了。”

入秋的槐树寻不到雨水的滋养
午后的白云拽不住西风的丝缰
电车的大辫子拖带着直流的电光
司机师傅不时端起凉凉的大茶缸
恨不得给磨磨蹭蹭的旅途安上翅膀
可拥堵是对耐心最好的考量
鼓楼东大街的林荫道上
拥挤着游人的迷茫和火炼神的骄狂
马路边下棋的老张盘算着桌上的战场
树荫下打牌的老王计算着对方的阵仗
小院的大娘不放弃对人民币的奢望
不幻想发横财只求一时的滋味酣畅
老大不小的大姑娘手举着花哨的棉花糖
还在追忆早已过去的豆蔻容妆
咖啡馆里的留声机播放着嘻哈的急板慌腔
骑着自行车的老外左也突右也拐东摇还西晃
钟楼上的铜钟依然是闷声不响
鼓楼的红墙依旧大义凛然的威武模样
南锣鼓巷里仿佛一声铜锣锵锵

让你猜猜看火炼神是赤红还是橙黄

火炼神是神，也抵挡不住世俗北京的安逸和欢愉，他在南锣鼓巷看着如此喧哗闹腾，如此比肩接踵，如此人欢狗吠，如此吃喝耍笑，他喜欢上北京城了。

火炼神在北京逛街，所有斑兽都躲得远远的，怕被火炼神烤熟喽，烤化喽，可是因为仗山神有令，枣斑羚、墨斑豹、秋斑狼和瑞斑鹿、雪斑马不得不在左近守候着。虽则没有人敢对火炼神构成安全威胁，那也得要个阵势，要个气派，要个威仪。斑兽们汗流浹背，硬着头皮在四周守着，身上的斑被火炼神映得忽明忽暗，闪烁着红光。

火炼神烤得地面发烫，沥青路面软塌塌的，公共汽车像是行走在火炭上的杂耍演员，胶皮轮子生怕路面滚烫，一蹦一蹦的不敢着地，车厢左蹦右跳，颠得乘客前仰后合。

凌青央求火炼神见好就收吧，再逛，鼓楼东大街非着起火来，火炼神依然兴趣不减，鲍迪、郎本、贺嘉、英瑛、陆珂、黎雪和郎白，早就累得呼哧带喘了。

火炼神在鼓楼东大街闲逛，正逛得起劲，突然凌青接到一份快递，上面写着转给火炼神亲启，凌青蹊跷：北京城里谁会给火炼神发快递，是不是火炼神翊卫？他不敢耽搁，立刻递给火炼神，鲍迪眼尖，觉得快递上的字迹略微有些眼熟。

火炼神打开一看生气了，一攥拳头，把快递烧成灰，与几个翊卫连声告别也不说，转身向火神庙飞速跑去，钻入地

下。大家问凌青怎么回事，凌青皱着眉头，说不清，他悄悄跟鲍迪交换意见，要加紧寻找火炼神翊卫。

鲍迪往家走，老远就看见姨妈在院里特意等他，有点不好意思，姨妈也不多说什么，看着鲍迪的步态和神色，揣摩着鲍迪是魂飞魄散，还是风平浪静，鲍迪看着姨妈，笑了，对姨妈说：“还行，还行。”姨妈也就不多问，毕竟心理恐惧不是一次两次能够过得去的。

郎本和郎白回到家，郎本累得多吃了好几碗饭，郎白咕嘟咕嘟喝了好几大杯凉白开，郎本一边吃，一边大吐苦水，说这一下午伺候火炼神怎么怎么辛苦，把凌青怎么护卫，郎本他们一队人马怎么提水担水，怎么往火炼神身上泼，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遍，临了，郎本对郎爸爸说：“我说老爸，我们是不是很辛苦呀。”

郎爸爸一脸不屑地对郎本说：“傻小子，我伺候我们单位领导，比你们伺候神辛苦得多啦。”

郎本和郎白都睁大眼睛，问郎爸爸：“真的吗？”

郎本跟郎妈妈说：“我爸吹牛。”

郎妈妈苦笑着说：“长大了你们就领教了。”

两个孩子也不怎么往心里去，赶紧吃完晚饭，写作业去了。

凌青的脸被火炼神烤成红棕色，像是刚从海南晒日光浴回来，一进门就让凌爸爸赶紧煮甘蔗荸荠水，凌爸爸又是削甘蔗又是剥荸荠，一通忙乎。

已经入秋多日，还是一点凉风也没有，年轻的冒汗，年长的流油，女老师不得不打破规定，涂抹香水，男老师不在乎，就由着身上的汗味随着粉笔末子纵横翻飞。不几天，每个人的特色便彰显出来，葛老师是楠木味儿的，颇为难得，其他老师什么味儿，暂且不提吧。年幼的学生们也出汗，人年轻单纯，身上的气味也单纯些，没有年长者那股子浓烈呛鼻子的油腻味道，郎本等男生的脚臭，那只能怨鞋子捂脚，不过郎本的情况还真是特殊，他身上特殊的气味也是异常浓烈，人鼻子闻不到，身边的动物越来越反感了。

大街小巷所有的商店都在一进门明显位置售卖饮料，大人孩子拼命喝水，不论喝多少水，还是口干舌燥，很多人出门随手提着水壶，挎着水杯，各种口味各种品牌的饮料花样翻新，全球的蔬菜水果只要稍微有滋有味的，差不多都被充当饮料原浆，连生姜都上阵了，只留下大葱大蒜花椒大料，实在太有个性，不能做饮料饮用，躲在旮旯郁郁寡欢。近几日商家为吸引眼球，还给愣头愣脑的椰子壳安上一个易拉罐

的拉环，满大街的孩子举着硕大的椰子，看着一副没事找事的臭讲究样子。

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都脸泛红光，滋滋冒油，血管里的血流速度加快了，觉得浑身有劲儿，夏日的慵懒和倦怠一扫而光，人们坐在公共汽车上一边颠荡晃悠，一边高唱爱情歌曲，还有人在马路上一边走路一边抻着脖子朗诵莎士比亚、普希金、歌德、席慕容，人们不把心里的虚火从嘴上喷发出来，就得坐下病，不是脖子上起大包，就是鼻子底下嘴唇上冒大泡，好些人手心也烫，脚心也发烧，都秋天了，还光着脚丫子不愿意穿袜子，不愿意穿皮鞋，有人居然堂而皇之穿着拖鞋上下班，就是穿皮鞋布鞋，也把脚后跟露着趿拉着，个别人干脆手上提溜着鞋，光着脚走路，贪图地面上不可多得的凉意，走到单位，见到领导之前再把鞋穿上。

这一年的秋天，北京城最前卫的流行是穿草鞋，CBD的行人个个从上身看，西装笔挺，正经是都市白领，从下身看，足蹬草鞋，像是南方山里的农民，据说这种时尚的主旨是且耕且读，潮流是亦中亦西，风格是土洋混搭，标签是小资老农。街边推着车卖袜子的小贩，全都失业了，改行的改行，回家种菜的种菜，袜子卖不动了。北京城里的胖子明显瘦了，干燥的气候让蔬菜水果的糖分加大，西瓜又沙又甜，西红柿、黄瓜、茄子的糖分都比往年高，可是人们却偏爱酸苹果酸梨酸枣酸葡萄。中药店里的知柏地黄丸，牛黄清心丸，甚至夏日避暑用的藿香正气丸都卖得很快。连养老院床上躺了好几年捋气儿等死的老头老太太，都扶着床帮子坐起